

编者按:

男女情感既是所有情感中最娇柔、细腻、细腻的章节,又是最华美、激越的交响。它可以只是钦慕,连初恋都不算,却也可以是生死相依,以思念终此一生。今天特编辑一组“情书”给读者,情之多姿,爱之婉转俱在其中矣。祝情人节快乐!

# 我渴望和你打架 也渴望抱抱你

## 半个世纪前的同桌

艾绿

近日观看了冯小刚导演的影片《芳华》,勾起我对小学第一个同桌的回忆。同桌名丁一玲,其芳名犹如一粒花种,在我心底冷藏了半个世纪。机缘巧合的是,就在观看《芳华》不久,那粒花种蓦然绽放,让我重睹芳华。

2018年1月11日,我终于重新见到她,居然是在她家里。倏忽间半个世纪,她却似乎未有太多改变,面容依旧白暂娟秀,让人恍惚重新进入了1968年的秋天……

### 从未划过“三八”线

那年我6岁,在汉口继红小学(在原武汉市第三十中学内,近年改为市六中分校,其南大楼即为该小学)读一年级,丁是我心中的班花。记得班主任排座时,让女生先入座,男生排队等候老师安排座位。当班主任点名让我与丁同座时,她高兴地招呼我:“艾绿,坐这儿!”

同座期间,我与她互相帮助,情谊甚笃,从未划过当时流行的“三八”线。

记忆最深的是,当年我们班排练了一个舞蹈。班主任在班里挑选了20多名同学,主角是工农兵,同桌演工人,另一名女生周芳演农民,我演解放军战士。

正式演出安排在武汉汽车运输二站礼堂(当时工人阶级管理学校,我所在小学由汽运二站工宣队领导)。那天学校张贴了很多标语,教室和操场上都是正在化妆的学生和围观群众,我们化好妆后前往演出地点,整个场景与影片《芳华》相似。

演出时,看见台下密密麻麻坐着全校师生及工人师傅,心里有些紧张。舞蹈最后,饰演工人的丁一玲和饰演农民的周芳摆开马步,我将旗杆一撑,跳到她俩腿上,然后将红旗“呼呼”挥舞起来。台下顿时掌声雷动。

演出结束,班主任王老师高兴地表扬了我们。她对我说,生怕我最后没站稳,从两位女生的腿上摔下来。

### 忍不住给她写了封信

班主任王老师教语文课,她端庄秀丽,教课得法,板书工整。

不知何故,王老师突然不教课了,据称被打成“反革命”,被罚在学校扫厕所。后来我遇到她,少不更事的我竟喊出“打倒王老师”的口号。她听到后脸色大变,可想而知。

1969年,我家庭发生重大变故,父亲病逝,在继红小学任教的母亲改嫁。1970年秋,我在学校无故遭到母亲教过的学生殴打,祖父及姑妈闻讯,次日即将我转学,从此与同桌失去了联系。

转学后,我怅然若失,思念原来的老师及同学,当然最难忘的还是同桌。

小学毕业后,我分配到市三十中读初中,这时继红小学已被撤销,但小学所处的南大楼仍在,不由让我回忆起在继红小学读书的时光和那个静美的同桌。

有一次上学路上,我遇见当年小学王同学,他告诉我,同桌丁一玲上了六中。

终于获知同桌的消息,我异常激动,忍不住给她写了封信,请王同学转交。信中简要询问她的近况,较多篇幅含蓄表达了思念之情。后来王同学告知,他将信托给丁的一同班男生转交,该生在转给丁时被班主任撞见,并公开批评同桌早恋。我得知后,尴尬万分,从此不敢再有举动。我也曾想过是否王同学“编故事”,但也只是怀疑而已。

我所在的三十中与六中近在咫尺,五年中学时光,我与曾经的老同桌始终缘铿一面。

### 她淡淡地说还记得我

岁月如梭,天命之后,一切变得中庸而平静。大

约6年前,我偶然得知一李姓高中同学的妻姐便是我童年时情牵梦绕的同桌。

但担心同学们知道原委后取笑,更怕由此给她带来尴尬。我没有贸然去见她。

这一晃又是6年。直到近日,李同学的丈母娘仙逝,有同学约我一起前往凭吊。我这才见到半个世纪未见的同桌。

乍见时,很担心同桌不记得自己。听了自我介绍,她淡淡地说记得我这个曾经同桌,说我当年白白净净的,突然就不见了,犹如一个谜。我怀疑她之所以还记得我,是否因为当年那封令她挨批的信。我没敢当着其他人的面问她那封信的事,因为已经不重要了,那封信或许成为永久的秘密。

她大学毕业后,分配到市里某局当公务员,后来辞职下海。我也简要介绍了自己的经历,一切都在平静的氛围中进行,全无年少时曾无数次想象过与其重逢时的那种激情与浪漫。

童年时,我对同桌那种懵懵懂懂的情感,在今天看来或许连初恋都称不上,但其珍藏在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,长达半个世纪。尤其对我这个在童年便失去父母之爱的人来说,甚或可称为童年最美好的记忆。

人生有许多难解的谜和遗憾,这或许也是世界的不可捉摸和无穷魅力所在。阅读和品鉴人生的各种经历况味,诸如离别抑或重逢,无论悲哀无奈,还是庆幸兴奋,对当事者而言,其价值和意义或许并无高下之分。

■征稿函 有话想说,投信到见字如面信箱;自诩文笔老到,热心快肠,可毛遂自荐,做回信人;想与写信或回信的朋友交流,一样可发信(请注明交某某,编辑会转交)。

■联系方式

邮箱3504460168@qq.com

■电话 18674072537



扫码进入见字如面  
微信公众号

## 我是宋清如 至上主义者

——不要愁老之将至。你老了一定很可爱。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,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,世界也老了十岁,上帝也老了十岁,一切都是一样。

——我找到了你,便像是找到了我真正的自己。如果没有你,即使我爱了一百个人或有一百个人爱我,我的灵魂也仍将永远彷徨着。你是unique的。我将永远永远多么多么的喜欢你。

——我想要在茅亭里看雨、假山边看蚂蚁,看蝴蝶恋爱,看蜘蛛结网。看水,看船,看云,看瀑布,看宋清如甜甜地睡觉。

——我渴望和你打架。也渴望抱抱你。

——我愿意舍弃一切,以想念你终此一生。

——摘自朱生豪写给夫人宋清如情书

## 因为你, 我把快乐弄丢了

毛先生:

有这么一个平台,让我有机会给你写这么一封信,不知道你是否可以读到。在我受伤、孤独、寂寞的时候,我就会想起你,有时悄悄地在心中跟你聊天,我总是相信心灵的网线是存在的,我想隔着时空跟你说话,你一定能够听得见,感应得到……

那年,我21岁,家人要我跟你相亲。我苦恼透顶,第一反应就是不同意,我认为婚姻应该由自己做主,而且,我想改变自己的工作状况,不想考虑婚姻。我拼命地挣扎、抵制,甚至和家人吵架,可是,小小的、21岁的我终究抗拒不了来自家庭的压力,躺在床上痛苦地考虑了一个晚上,我决定想办法捣毁这次家庭安排的相亲。

我被逼来到和你相亲的地方,你来了,穿着一身军装,个子不高,白白净净的,说着一口部队的普通话,我觉得还不是很遭人反感。你自如地跟我聊这聊那,我不是摇头,就是拒绝,不知你是否感觉到我是在搅局。我应付差事般,佯装要了你单位的地址,就想闪人。你却留我一起吃午饭。饭后,你又拉着我去散步。你主动提出我们下次见面的时间,我随口说:一个星期以后吧,你说时间太长,定在三天后。一直到下午三点,我才如释重负完成平生第一次相亲任务。

回到家里,我被这场相亲搅得心不在焉。你28岁,我21岁,你在山东当兵,我在东西湖工作,你在市内住,我住吴家山,你的家庭条件好过我家,你自信满满,而我正在为调往市区工作一事发愁。我觉得,我不如你优秀,除非你傻得冒油,才会接受我。结论是:尽管不反感你,但“我并不适合你”。

3天后,我们如期见面,你约我看电影。我却提议去我家,我想,你了解我家的现状,应该知难而退。你在我家待了一天,我不知道你的口才为什么那么好,说起话来那么风趣、幽默,井井有条。下午,我送你回家去车站,路遇同事,她指着你问我,“这是你男朋友吗?”我不加考虑地说:“不,不是的。”你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,有点生气地走了。难道我不该这样说吗?我们只是见过两次面而已。我以为,我和你的相亲故事从此画上句号。

我是一个简单的人,16岁去外地读书,19岁参加工作,打篮球,溜旱冰,看小说,这是我最喜欢也最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。可是,你的再次到来,将我的生活全部改变。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,我正在家中小店看小说,一抬头,你忽然出现在我面前,望着我开心地笑。我大吃一惊,你怎么冒出来了。那一天,你的眼睛始终追逐着我。也许,你就是这样神不知鬼不觉悄悄地走进我的心里。后来,我竟然走进你的家,见到你的家人。我喜欢你的家庭。可是,你却渐渐不爱讲话,我读不懂,也看不透你。在你离开武汉要回部队的日子,我给自己打赌,如果有缘,你会主动来找我,如果不来,我们之间就只能说遗憾。最终,你没来找我……

我发现自己居然忘不了你,满脑子里都是你的笑容,你的眼睛,你说的话。我做了一个梦,天下着雨,我撑着一把雨伞来到四官殿码头,那是我坐船去外地读书常去的码头,我等呀等,一直等到一艘大船到岸,从船上走下来一波又波的人,唯独没有见到你的身影,我心情低落,在人群的最后,你出现了。你高兴地向我奔来,接过我手中的雨伞,不停地问我,你怎么来了?我默默地望着你笑。忽然,江堤的天空出现一道彩虹,人群欢呼着,你随着人群跑向彩虹。你不见了,我也从梦中醒来了……不久以后,我收到了你的来信,你终于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理由和我画上句号。你说,因为你回部队,我不去为你送行,你等了我好几天,我都没有去你家。我想,这不是理由。我开始泪流满面,我知道,我真的为一个不太了解的人动情了……

一年后,我调入市内工作,三年后,我嫁给了一个确定关系90天的当兵人,如今,我在武汉市内拥有了房子、车子、稳定的工作,可爱的孩子,可是,我再也回不到以前那种无忧无虑、简单的生活了。因为你把你的名字,刻在了我的心里,而我的快乐被你拿走了。

祝好,毛先生。

高小姐

2018.1.20